梦想开出幸福花

■王 宁

“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

新疆是我国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区，自古就是戍边桥头，国之重地。在边境前沿，在塔克拉玛干和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周围，散落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众多团场。这里常年大风、缺水、高温、多毒虫，生存条件极其恶劣。60多年来，兵团人以“大忠于祖国，大孝于人民”的情怀，坚守着两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建设成了石河子、五家渠、北屯、阿拉尔等一批“军垦名城”。在屯垦戍边、开发边疆的同时，兵团人也将一面面精神的旗帜，立在了一块块绿洲上。

一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这是当年王震将军率领大军翻越祁连山时留下的一首豪迈的战歌。

60多年来，兵团的发展进程正如一曲昂扬奋进的凯歌。兵团人默默无闻的坚守、无怨无悔的奉献、百折不挠的信念、碧血丹心的忠诚，正是这曲凯歌中跳动的音符。

“你怎么定义自己？”今年78岁的吴志贤，听到我们这样问，笑着说：“我不是工人，不是农民，也不是军人，我算是军垦战士吧。”

1964年，吴志贤和丈夫从四川来到新疆塔城，成为一名兵团职工。“来到边疆，没想到一干就是一辈子。”吴志贤说。她所在的团场驻扎在国境线前沿，拥有兵团唯一一个建制女民兵班。电视剧《戈壁母亲》中的女主人公，就是新疆第一代“兵团母亲”的缩影。这片特殊的土地和部队这座大熔炉，把她们锻造成了有信仰、有追求的钢铁战士。1952至1954年间，甘肃、湖南、山东、上海、广西、四川、河南等地先后招收军垦女兵大约五六万人。后来，她们陆续脱下军装，转业到新疆各地的团场和县市。这些女兵和男兵一样，克服重重困难，无论春夏秋冬，住地窝子、喝涝坝水、扛着农具开荒生产。这些既不属于农民、也不属于部队，却肩负着军人职责的军垦战士，坚守的是一个个看不见硝烟的屯垦戍边战场。从此，荒原上燃起鲜活而真实的人间烟火。

为国戍边，一个很豪迈的口号。但豪迈往往不是惊心动魄，而是不忘初心。他们用一生悟出了一个朴实的道理：有国，才有家。保家卫国，责无旁贷。

阿拉克别克河，在哈萨克语中意思是“少女的耳环”。它虽然只有60公里长，却是中哈界河。号称“西北边境第一团”的12个连队就像一串珍珠，分布在界河沿岸。1988年，阿拉克别克河突发洪水，大坝决口，3000多亩耕地、林带被毁。更严重的是如果界河改道，将有55.5平方公里的国土流失，团场近30年的坚守将功亏一篑。为此，全团迅速成立上百人的“敢死队”，进行了一场16天的国土守卫战——抢修防洪大坝。77岁的刘玉生就是“敢死队”中的一员。“当时基本上全团都被淹了，家家都受灾，但没有人顾得上自家房子，而是全团男女老少齐上阵，死守界河。”

桑德克龙口有一个水文点，“兵二代”马军武是水文点看水员，他已在这里守护了33年。“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马军武说得很实在。33年来，马军武和妻子张正美的收音机用坏了十几台，柴油灯烧坏了20多个，养的狗被蚊虫咬死了十几条，可他们一步都没有后退。我们问：“是什么力量让你守边多年？”他平静地回答：“我的父辈就住在这里，我们这一代也要坚守在这里，不能让父辈的家业失传。”

“割不断的国土情，难不倒的兵团人，攻不破的边防线，摧不垮的军垦魂！”这句话所表达的正是兵团人的精神品格和精神守望。

谈起工作，今年81岁的兵团职工魏德友很激动。当说到家人时，他又满心愧疚。1964年初，沂蒙汉子魏德友从原北京军区来到新疆塔城，成为兵团一名“新兵”，进驻萨尔布拉克草原。1967年，他从山东娶妻返疆。到了目的地后，妻子刘京好傻了眼：婚房，只是戈壁上挖出来的一个地窝子，地面上只有一个烟囱直立着。这里的夏天，蚊子凶猛，牛马被叮都疼得直蹦，人更是难以忍受。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忍受不了艰苦的妻子偷偷走了。魏德友回家后见无人，拔腿狂奔，追了半个多小时后，远远望见了熟悉的身影。他好说歹说，妻子才被“咱在这儿就待几年，到时我和你一起回老家”的承诺劝回。可这“承诺”却变成了善意的谎言，一“骗”就是几十年。之后，他们的孩子出生了。夫妇俩同许许多多兵团人一样，献了青春献子女。如今，退休多年的魏德友仍坚持巡边。他说：“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为祖国守边防，就是要做一名永不‘下岗’的边防卫士！”

“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屋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牛羊……”面对蜿蜒的界河，背靠伟大祖国，60多年来，在新疆漫长的边境线上，在兵团屯垦的地方，祖国的领土一寸也没有丢。

二

在兵团的各个师部和团场，有各种各样的雕塑，“枪”和“犁”是它们共同的元素。

1954年10月，兵团成立时面临着诸多困难。10万大军脱下军装，不再拿军饷，吃什么？住在哪？做什么？都是大问题。

解放前的新疆被西方探险家称为“中世纪”，生产力极其低下。新疆虽不乏肥沃土地、丰美水草，但兵团人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不与民争利”，向大漠进军。他们“一手握枪，一手拿镐”，开渠引水、垦荒造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

莫索湾，距石河子市70多公里，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迹罕至。1958年，兵团某师一支队伍开进莫索湾，开始建库修渠。这支队伍每人每天的饮水定量一茶缸，经常半个月吃不到蔬菜和油。冬天施工时，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冻土层在50厘米以上，钢钎都打不动。但凭借“老虎嘴里敢拔牙”的干劲，战士们提前一年完成了1亿立方米容量的大海子水库工程。从此莫索湾有了水，有了生命，也有了希望。

1964年，1100名退伍海军官兵乘专列来到新疆，扎根兵团。“红旗飘舞随风扬，我们的歌声多嘹亮，人民的海军向前进，保卫祖国海洋信心强……”82岁的荆学增现在唱起这首《人民海军向前进》依然充满激情。50多年前，他就是和战友们唱着这首歌，乘专列从青岛来到新疆：“听党话，跟党走！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来到边疆，面对戈壁荒滩，荆学增和战友们开始了屯垦戍边的生活。荆学增说：“当时吃的是霉变的玉米饼子，喝的是涝坝水，住的是地窝子。”在艰苦环境中，他们挽起袖子修水渠、开荒地。他说：“你不知道那时的风有多厉害，犁了20公分深的地硬是被风一下子揭光了，惨不忍睹……”

岁月是一条绵长的河，流水潺潺，暖流汩汩。而那一件件被岁月磨去光泽的文物，那一幅幅被时光褪去颜色的照片，却穿越时空，无声诉说着那些应该被永远铭记的故事。兵团军垦博物馆里，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让许多游客泪如泉涌。这是一件1950年配发的军大衣，有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补丁296块！棉衣的颜色已发白，静静地躺在橱窗里，像一座无字丰碑。当年，军垦战士为节约资金用于建设，从不主动领取新军装，而是把已经磨烂的军装缝缝补补后再接着穿。开发建设初期，军垦战士们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匆忙间忘带碗筷，就用铁锹当饭碗；铁锹翻过来，还能写字。一把铁锹，既做生产工具，又做生活、学习用具。夏季，上工前还要“化妆”，把泥巴涂在脖子、小腿等暴露部位，以减少蚊虫叮咬，下工时再跳进水渠里“卸妆”……节衣缩食，全力建设的军垦人，在戈壁滩上建起了办公楼、医院、学校、商店、邮局和工厂；在外国专家眼中的“植棉禁区”，不但试种棉花成功，还将石河子打造成了优质棉基地……

“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烂。”胡杨是新疆最古老的树种，又称“沙漠英雄树”。人们赞美胡杨，不仅因为其风姿，更因为胡杨的意象中蕴含着扎根边疆、自强不息、甘于奉献的精神。

农业是兵团的经济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兵团人的“定海神针”。

铁门关市有座“十八团渠纪念碑”。当年为把孔雀河水引到吾瓦镇的军垦农场，开挖了这条引水渠。修渠用石量很大，又没有运输工具，全靠战士去几公里以外的天山脚下背，一天要背七八趟。60多年来，十八团渠奔流不息，浇灌着库尔勒垦区的30多万亩农田，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命脉。

就是靠着这样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兵团人与沙漠抗争60多年，硕果累累。如今，兵团人的节水灌溉技术已走出新疆，在全国多个农业区推广。兵团人栽种的红枣驰名国内，温室蔬菜更是畅销中亚……

三

兵团人常自豪地说：“新疆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中国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前半句表达的是兵团屯垦戍边的志气，后半句表达的则是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的豪迈。

6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人们来到兵团，挥洒汗水，奉献青春。他们中有军人、学生、工人、农民；有八千湘女、山东女兵、上海知青；有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兵团是安边固疆的稳定器，是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也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

在兵团某部昆仑社区的一栋新楼房里，71岁的维吾尔族老大妈艾尼牙孜汗热情地招待着我们。1965年，她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的湖北知青夏少庭。“那个时候一起开荒种地，他总是在偷偷帮我。一开始他不会说维吾尔语，我不会说汉语，但就是觉得他人好，知道疼人……”老人谈起当年的爱情依然面露羞涩。

“我们这代人在兵团生活了一辈子，我们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开的地谁来种？我们守的边谁来接着守？兵团没有年轻人不行，我们的孩子要先留下。”今天，艾尼牙孜汗的4个儿女都留在兵团工作，孙女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到兵团。

在某部纪念馆边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1949年12月，第一野战军一兵团某部1800名官兵奉命日夜兼程15天，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解放和田。中央嘉奖时，称他们“创下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随后，沙海老兵在亘古荒漠上建起团场，开荒造田、发展生产，用一腔赤诚在昆仑山下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人进沙退、亘古荒漠变绿洲良田”的创业之歌，用满腔热血在茫茫沙海中铸就了兵团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更用一生的坚守和奉献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兵团人苦不苦？我们想说：“兵团人确实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年工作生活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一支被称为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换防、永不转业的“特殊部队”。

60多年来，兵团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新疆早已旧貌换新颜，告别了荒漠、羌笛、胡笳的凄美，城市和村镇星罗棋布，道路四通八达。每年都有大批复转军人、大学毕业生和务工人员来到兵团，接过“老兵们”的接力棒，成为新时代的兵团人。2008年，哈萨克族小伙子阿尔达别克·阿合站从塔里木大学毕业后，来到兵团。面对茫茫戈壁，风口水尾，他在这里坚持工作的支柱就是兵团人吃苦耐劳的精神。

“苦不可怕，怕的是人生没有意义。”工作13年后，阿尔达别克·阿合站把父母和妻子都接到兵团生活，他的汉族妻子柴树丽还起了一个美丽的哈萨克族名字“巴格努尔”，意思是“幸福到家”。

铸剑为犁，创业戍边。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有伟大的理想和精神，有辛勤的坚守和汗水，所有的梦想都会开出幸福的花来。

泰山朝晖（中国画） 贺成才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172期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诗与远方

望北哨所

■石钟山

这是她第一次来望北哨所。

望北这个名字，她已经很熟悉了，他分配到部队后的第一封来信，地址上就写着“望北”两个字。望北在她的心里如诗如画，再加上哨所，她莫名地会想到辛弃疾的某些诗句，有着大气、苍凉、凄美之感。他在信中也是如此描绘望北哨所的：高原，陡峭的山石，呼啸的山风，洋洋洒洒的落雪，虽然凄凉了一些，但却是那么有韵致。望北哨所，就像她喜欢的男人，粗犷、冷峻。

他们是同学，从初中一直到高中。高中毕业，他考上了军校，她则考上一所本省大学。他们就是从那会儿开始通信的，她欣赏他把青春献给了部队。她从小就对军人职业充满敬仰，青春、热血和英雄这些令她心动的字眼，一直和军人密切相关。也许正是因为他是全班唯一考上军校的同学，呼啦一下，他走进了她的心里。他在信中说：军人就是牺牲，奉献，戍边保家……他描绘了未来的艰苦，也明里暗里地告诉她，未来生活可能会有辛苦和艰难。但她心中的诗意一直澎湃着，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他们恋爱了，先是在信里，后来在暑假寒假，他们得以见面，开始一起憧憬未来。

他军校毕业后，她知道了在藏北有一个叫望北的哨所。在他读军校时，她每周都能收到他两三封信，偶尔还可以打电话。她知道他有一部手机，在课余时间可以使用。那会儿，他们虽然离得很远，彼此却觉得相距很近，在电话里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呼吸是情绪，也是氛围。那会儿，他们海阔天空，谈理想，聊生活，甚至说天气，说身边的一草一木。仿佛他们就走在同一校园，只是在不同的小径上而已。

自从他军校毕业，去了叫望北的哨所，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有手机，却没有信号，他们联系方式只能通过信件。有时到了冬天，哨所和山下邮路不通，到了春天，她会一口气收到他写给她的几十封信。她知道，他也是如此。读信的顺序只能依据邮戳的时间，有时邮戳上的时间也是同一时间，她只能随机拆开一封信来读。这样读信，时常让她有种时光倒流之感：前一封信他还在描述哨所上看到的夕阳、界碑、边境线，下一封信又是满山大雪，混沌一片了。几十封信，让她在不同的世界里穿梭着，恍若两个世界。

他也会出现在她的梦里，便越加魔幻了：他走在崎岖的巡逻线上，刚才还阳光明媚，转过一个山头就暴雪漫天了。一个战士因缺氧晕倒在巡逻路上。哨所的后山上，他们新建的蔬菜大棚正长出油绿绿的蔬菜……她在梦中醒来，心就像荡秋千，高低视线，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她知道，自己做的不是梦，只是还原他信里描述的不同场景而已。因为断断续续的联系，他们的爱情便如梦如幻，有时她觉得离他很近，有时又很远。

她最近一次见到他，是他探亲休假，他变黑了瘦了，话语也变得惜字如金。他解释说，哨所人不多，消息又闭塞，信息少，大脑的某根神经就沉睡了，话语自然就少了。在他休假这段日子里，他们见面时话很少。分开时，就用短信交流，就像他们又回到了两地，信息成了他们的留言板。似乎在这时，他才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风趣、幽默、刚毅……

假期快要结束时，他似乎才适应了这个嘈杂的世界，粗黑的皮肤也开始变细变白，与人交流的话语也流畅自然了起来。两人计划了他们的人生大事，春节一过，就是两个人的“本命年”了。他们要在这年的夏天完成他们的终身大事。她对望北充满了神秘的渴望，甚至整个西藏都对她充满诱惑。她还学会了当年流行的一首歌：坐着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下……他们计划好了，就在秋天，藏北最美丽的季节，格桑花开遍在雪山脚下，她去望北哨所找他。然后他休假，带她去看神秘的布达拉，开启他们的新婚之旅。多么惬意和丰富的旅行呀！

她终于来了，先是飞到了日喀则，又坐上了兵站的长途运输车，目的地是望北哨所。公路在悬崖峭壁间盘绕，她果然看到了山间草地上盛开的格桑花，一片又一片，像怒放的生命之火。她的心便也随之燃烧起来。车队在盘山公路上越驶越高，她感到头疼恶心，视线也模糊起来。司机是个老兵，拿出氧气袋让她吸，告诉她，望北哨所的海拔比此地还要高出一千多米。她吸着氧，思绪似乎清晰了一些。在内地城市里，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在五千多米的海拔高度，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当车行驶到海拔四千多米时，她感觉整个人似乎死过了一回。

雪山一直在她眼前不远不近的地方。老兵告诉她，到了雪山之巅就到了望北哨所。可雪山似乎成了恒定的目标，车开了好久，似乎离雪山还是那个距离。两天之后，车队终于行驶到雪山脚下。似乎山上刚下过雪，车队又行驶了一段路，终于被大雪隔断了。眼前没了路，到处都是皑皑白雪。老兵在车里失望地告诉她，望北哨所去不成了。大雪封锁了他们的去路。雪消融之时，才是他们上山的时候。山下还是格桑花盛开的季节，望北哨所已经提前进入了冬天。

她绝望地站在车下，顺着老兵的指引，看到了山顶一排石头房子，在视线里遥远而又模糊。“那就是望北哨所”，老兵的话也仿佛变得遥远模糊起来。她看见石头房子外聚集了一排士兵，他们一起向山下招手。她知道，他一定会在人群中。之前他们已经说好了，她在秋天会上山来看他，然后开启他们的新婚之旅。可是在众人中，她分不清哪个是他。她拼命地挥手，不知他看见她了吗？她想起了她的腰带，这是“本命年”买的腰带，红绸布制作的，是上次他探亲回家时，她买的。两条红腰带，每人一条。春节一过，她给他写信还提醒过他：把红腰带系上。红色代表着喜庆、成功、忠勇和正义，他们要带着祝福迈过民间传说的“本命年”这道坎。她从腰间解下那条红色的绸带，冲着山上挥舞着，在大雪皑皑的一片白色中，那条红绸带是那么醒目鲜艳。突然，她看到山上人群中也飘起了一条红绸带。挥舞红绸带的人，一定就是他了。两人隔着雪地，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就那么挥舞着。

那一次，她“无功而返”，尽管哨所近在咫尺。她回去后，给他写了很多信，却没收到一封回信。她知道，大雪仍然封山，他们的信都在邮路上。

她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雪已经融化了，一封电报却先期而至。他在巡逻路上……

她再次来到哨所时，只看到了他的墓地。哨所山后，生长着一棵松树，唯一的一棵松树。他就葬在那棵树下。她来了，他却失约了。不，他在履行自己的约定，永远在望北哨所等她……离开了望北哨所，她把那条红绸带系在了那棵唯一的松树上。下山走了好久，她回望望北哨所时，一切都模糊了，唯有那条红绸带仍在风中飘舞，似乎是他在为她送行。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唯有那一点红，越来越醒目。

百年风华

情至心处诗最美

查尼皮的誓词

■莫 独

1928年10月13日，中共云南代表大会在蒙自查尼皮村一间普通茅草房里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7人。

——题记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这年，滇南山地的10月
秋高气爽，草木掩映的茅屋内
17只握紧的拳头，齐齐举过肩头
同声的誓言，有些低缓、压抑
却坚定、有力
在窄小的屋子内，隐隐回旋
炊烟弥漫。墨黑的墙壁上
党旗鲜红，镰刀锤头在旗帜上交织
映照着一张张青春的脸庞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近百年后的4月
清明，我在查尼皮村
阳光灿烂。房前屋后
松涛一阵阵拂面
石榴花，如点点的星光，开满屋角
我听到，一句句铿锵的誓言
从茅草房前方的平台前，朗朗而起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2时50分 印完4时10分